

神衣粉

仲

神衣彩

中册

(台湾)卧龙生 著



22108386

徐州师院图书馆

目 录

(中)

第三十一章	武当几酿生死劫.....	(353)
第三十二章	盲目怪人天外来.....	(362)
第三十三章	侠骨逆境.....	(373)
第三十四章	深夜惊魂.....	(385)
第三十五章	谁是奸细.....	(397)
第三十六章	妙计擒贼.....	(408)
第三十七章	义无反顾.....	(420)
第三十八章	华盖瞳眈.....	(425)
第三十九章	荒山祖孙.....	(443)
第四十章	假戏真做.....	(456)
第四十一章	龙腾虎跃.....	(466)
第四十二章	断魂谷中.....	(477)
第四十三章	百彩烟瘴.....	(489)
第四十四章	生死故旧.....	(501)
第四十五章	神秘女郎 万金家书.....	(510)
第四十六章	空谷妖气 父子情深.....	(521)

第四十七章	半幅衣角	无限天机.....	(532)
第四十八章	少林生事	武当寻仇.....	(543)
第四十九章	万劫归来	又逢惨变.....	(553)
第五十章	玉尺量天	铁伞驼龙.....	(564)
第五十一章	情的烦恼	爱的纠纷.....	(575)
第五十二章	名山大礼	古寺疑云.....	(586)
第五十三章	血染名山	警号初传.....	(597)
第五十四章	白旗高竖	武当蒙羞.....	(608)
第五十五章	冤家狭路	猿鹤遭殃.....	(615)
第五十六章	白发红颜	三足天蟾.....	(630)
第五十七章	飞瀑惊艳	各怀鬼胎.....	(641)
第五十八章	天蟾初现	药谷七日.....	(652)
第五十九章	两小无猜	四面楚歌.....	(663)
第六十章	庐山飞狐	彩衣之谜.....	(674)

第三十一章 武当几酿生死劫

武当山因“松鹤观”而出名。

“松鹤观”谁都知道，为道家之圣地，而且也是武术内家之祥源地。

在武林中，武当一派，声誉虽比不上少林，但同样受到江湖人物的尊敬。

郑雷在马上不停奔波了半个月后，终于到达了武当山，一到解剑岩旁，按着武当三百年来的规律，把新从途中买的一柄精钢长剑，挂于岩上，催骑上山。

方至山腰，道旁陡然响起一声大喝：

“呔！施主停步。”

郑雷心头一惊，略勒缰绳，目光左右一闪，却见山道旁嗖嗖两声，窜起两条人影，飘落马前，赫然是两名中年蓝衣道友，手中横着长剑。

郑雷心头讶异不止。

武当山腰怎出现路卡，这些道人不在观中清修，却在山腰这么伏身戒备，莫非又出了什么事故？

这两名中年道人目光闪烁，在打量了郑雷后，脸色陡然一沉，右边的道人已开口问道：

“施主身穿彩衣门独特的服饰，是否就是郑雷？”

郑雷飘身下马，抱拳微微笑道：

“区区正是郑雷，请问二位道长法号如何称呼？”

那问话的道人冷冷一哼，道：

“贫道法穷与师弟法音，施主应该早已知道了。”

郑雷暗暗一惊！

进入江湖多时，他的确已知道武当一派如今以仙、法、修、真四代取号，法字辈道人，仅在武当掌门之下，在三百余人中，共仅十二人，号称武当十二剑，在江湖上声名极为响亮，为掌门人仙鹤道长的嫡传门人，如今竟守候在山道上，他暗暗觉得武当莫非与少林一样，也出了什么事故？

只是这法穷道人的口气，却这般托大，使得郑雷内心微微不满，言中之意，任何江湖人物，似对武当十二剑一定要知道不可似的，但想到自己此来，原是求人，故也无法计较，忙抱拳道：

“原来是法穷、法音二位仙长，道长盛名，小可早已久仰了！”

他表示出万分景仰的神态，却不知道法穷刚才那句“你早该知道了”的话是有所而指。

只见法穷道长又冷峻地一哼道：

“施主不必多作谦虚，贫道等已等候多时，请快随贫道进观吧！”

说着已分左右，挟持着郑雷，向山上走去。

郑雷脚步移动着，心中却又是一怔，不由暗忖道：

“武当派已知道我要来？这是谁报的讯？”

想着，不由询问道：

“道长们怎会知道在下要来拜谒贵派掌门人的？”

法音道长冷冷一笑道：

“昨夜已得通报，却不料施主来得这么早，其实施主也不必明知故问，敝派掌门早在等候，预备叫施主在当今武林中成名露脸一番！”

郑雷心头一震！

他听得出这两个道人说的是反话，而且也体味出语气中充满了仇视，不由讶然道：

“二位道长语气似乎不对，是否能把原因赐告？”

法音冷笑道：

“施主不是要见敝派掌门么？”

郑雷目光中充满了怀疑的询问，点了点头道：

“不错。”

法穷接口道：

“既是如此，施主到观中就会明白了！”

郑雷一肚子迷雾，见对方一再冷言冷色，心中不由微微恼火，暗忖道：

“反正到了松鹤观就会知道，你们不说就不说！”

于是也闭口不言，牵着赤兔追风驹，一路默默上山，只是他心头已感到一片阴影，情形似乎不太妙。

到了松鹤观，只见观门大开，从观外望去，只见数十名道士在正殿台阶下分左右排列，个个肩插长剑，神色凝重地肃立着，台阶上屹立着一个白发如霜的金衣道人，目光炯然，神色充满了愤恨，郑雷进入观门后，立刻感到一层层萧飒之

气，逼人欲室。

他暗暗吃惊这种势态，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

只见法穷道长急步向金衣道长行去，到台阶下，躬身稟道：

“启禀掌门师尊，彩衣门郑雷已到。”

郑雷一听屹立在台阶上的就是当今武当掌门人仙鹤道长，忙也上前几步，深深一揖道：

“晚辈郑雷谒见仙鹤掌门人。”

只见仙鹤道长白眉一耸冷冷道：

“郑施主怎么前倨后恭起来了？”

郑雷一怔，奇怪地付道：

“前倨后恭？我第一次上武当，这位掌门人怎么说这种话？”

念头方落，正要询问，只见仙鹤道长目光向左右弟子一扫，大喝道：

“替郑施主取剑！”

左边行列首位道人立刻一声应诺，身形疾闪而出，飘落郑雷面前，目闪怒火，抬右手，握着肩头剑柄，呛地一声，长剑嗖然抽出。

郑雷心头一惊，疾退两步，却见那名年轻道人蓦地剑身一横，以左手捏剑尖，送剑柄，递至郑雷胸前，沉喝道：

“郑施主请接剑！”

郑雷这时稍为明白过来了，不由神色微赤，惶然道：

“请问掌门人，这是什么意思？”

仙鹤道长陡然一声狂笑道：

“施主七日前不是声称彩衣门重临江湖，首欲以武当本观为对象，比试剑法以期名震武林么？现在不接剑还等什么？”

郑雷一惊，骇然道：

“掌门前辈弄错了吧，区区七天前尚在途中，何能到此，且区区对贵派一向尊重，何又能出此狂言！”

仙鹤眉头一皱，凝视了郑雷片刻，冷冷道：

“施主似乎在装傻了……”

郑雷连忙接口道：

“掌门人请勿误会，区区并非虚作，确是如此……”

仙鹤道长神色一厉道：

“既非装傻，就是懦夫，你不是声言要见识见识武当九宫剑阵么？现在本掌门就要看看你怀有什么神奇功力，敢发这等狂言！”

郑雷被骂得一肚子怒火，但却发觉事态更加严重了，他不得不强忍怒气，肃然道：

“掌门前辈这等狂怒，谅必遭到什么非常事故，区区请赐告，也可以了解来龙去脉，为前辈解释！”

仙鹤道长厉声道：

“你自己做的事，难道还要问别人？”

郑雷剑眉一耸道：

“晚辈此来只是奉美髯老人之命，传递‘铁木令’恭请掌门人主持正义，赐予声援。”

仙鹤道长神色顿时微怔，皱眉冷冷道：

“美髯翁名重武林，贫道同感钦佩，听说他为东西二堡堡主之死，正在缉凶，敢问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郑雷长叹一声道：

“正凶‘花衣死神’创立死神教，不但计施阴谋，预埋炸药将二堡后人炸毙，美髯前辈也身受重创，故命晚辈邀请掌门前辈，主持公道。”

仙鹤道长默思片刻，道：

“你既传递‘铁木令’，就请将令符取出，贫道或许认错了人！”

语气顿时缓和不少。

郑雷知道这全是因为“美髯老人”的关系，于是忙伸手入怀，预备掏出那块“铁木令”交给仙鹤道长。

哪知手伸入怀中一摸，却心头顿时狂跳，再也拿不出来，脸色也渐渐起了变化。

原来他突然发觉那块“铁木令”竟然不翼而飞！

仙鹤道长一见郑雷脸色焦黄，额上倏渗出汗珠，一只右手久久未伸出来，神色顿时一沉，恢复了刚才的冷峻和怒意，冷冷道：

“郑施主，‘铁木令’呢？”

郑雷这时正在回忆“铁木令”在哪里丢掉的。

他觉得一路上除了饮食住店外，并没有接触什么人，而银子是放在另一只腰囊中，根本不可能遗失！

想到这里，蓦地想起那个在嵩山脚下赠马的青衣女子，立刻恍悟一定是她！

这时他暗暗顿足，觉得自己太粗心了，凭对方既能骑马，三寸金莲岂会被蹬夹住，又焉会让马拖倒！

这分明是一条鬼计，利用自己一时救助心理，倒在自己

怀中，却趁机下手，偷走了那块“铁木令”！

“唉！可恶的匹妇！但现在怎么办呢？”

郑雷暗暗着急。

却见仙鹤道长冷冷一笑，又道：

“郑施主，你为什么不回答本掌门人的话？”

郑雷知道自己就是把经过说出来，对方也不会相信。

于是只得长叹一声，抽出空空的右手，道：

“在下一时大意，‘铁木令’竟被晚辈在中途遗失了！”

仙鹤道长哈哈狂笑一声道：

“施主何必弄什么玄虚，干脆说没有，岂不简单！”

说到这里，目注那名弟子，依然捏剑尖站着，接着大喝道：

“郑施主既不受剑，元通弟子退下。”

那送剑弟子立刻一声应诺，收剑回鞘而退。

仙鹤道长又喝道：

“法字十二剑，摆阵！”

喝声一落，只见右首站着的道人行列里，立刻闪出十条人影，与场中的法穷、法音会合，把郑雷包围在中央。

呛！一阵龙吟响处，十二柄长剑已齐齐出鞘，场中顿时跃起一片剑光，竖起一丛剑林！

郑雷目睹情势，知道已经无法善了，同时他也隐隐约约猜出这桩无端起争端的内中因素！

一定是有一人冒充了自己名字，向武当一派，口发狂言挑战，以至惹怒了这位武当至尊仙鹤道长。

不用说，那个冒充自己的人，想必又是“花衣死神”所

派。

这时他剑眉猛然一挑，却见仙鹤道长已冷冷道：

“武当一派，以剑为宗，所以能屹立武林三百年，就是凭一套九九八十一手“九宫剑法”与“十二连环剑阵”，郑雷，你既选了武当作为彩衣门重入江湖，扬名立万的场所，现在就可以试试武当剑阵的威力，只要你闯得出剑阵，本掌门再亲自领教你彩衣门的飞虹七彩剑法！”

郑雷听完这番话，心中竟然有了主意，他想：

“那厮既冒充自己，挑拨武当与自己的无谓争端，我就委曲求全一下，岂非令他心计全盘落空！”

此念一决，遂按下满腔恨怒，长叹一声道：

“仙鹤前辈明察，晚辈佩剑已挂在解剑岩上，此刻手中无剑，来意岂非不言而明……”下面那句“并非动手而来”的话尚未出口。

却见仙鹤道长已厉笑一声，道：

“本掌门岂有不知你的用意，倒要看看你凭什么敢赤手空拳，藐视武当！”

郑雷一见对方又误会了，立刻道：

“小可此来对事情始末始终蒙在鼓中，但此刻已略明端倪，请问掌门人，七天前是否有人冒小可之名上武当，向贵派挑战？”

仙鹤哈哈厉笑道：

“什么冒名，七天前夜，那人分明是你，同样衣饰，同相面目，贫道岂会认错？”

郑雷暗暗感到“花衣死神”手段之周密毒辣，立刻抱拳

道：

“那厮旨在离间，这点在下不辩自明，小可此来并无争胜之心，并承认贵派剑法举世独尊！”

这番委曲求全的苦心，虽出乎武当一千道人意料之外，但仙鹤道长却未丝毫动心，冷笑道：

“贫道已跳出世俗，皈依三清，若仅仅为了声名之争，嘿嘿，贫道至多晒笑了之，绝不会对你施主兴师动众！”

郑雷一惊，道：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缘故不成？”

仙鹤冷笑一声道：

“施主神态装作，的确高人一等，贫道问你，既然服输，还不交还本观世传镇山名器‘金光匕’？”

郑雷顿时大惊，脱口道：

“掌门人，难道贵派‘金光匕’已失？小可确实未取，掌门人应该明察，这完全是有人栽赃。”

第三十二章 盲目怪人天外来

仙鹤道长冷冷一笑道：

“是否栽赃，不难明白，郑雷，有人密告你此来怀意叵测！”

郑雷再也忍不住大怒。

他一再的容忍，只是为了一点，不想把这些莫来由的纷争扩大，不想令那“花衣死神”阴谋得逞。

可是现在一再的委曲求全，一再的辩白，这位武当掌门人竟不作丝毫理会，似乎认定了自己不可，也着实令人太气愤了。

于是他大声道：

“那人是谁，施主暂且不必过问，但他却已告诉了本派一件事！”

“什么事？”

“那位施主曾说本观镇山宝器‘金光匕’就在施主身上！”

郑雷冷笑道：

“掌门人相信么？”

松鹤道长峻声道：

“贫道当然相信，问题在你施主肯不肯被搜一搜！”

郑雷狂笑道：

“不作亏心之事，焉怕鬼敲门，但愿掌门人不是用计！”

松鹤道人厉声道：

“贫道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施主以为贫道会用什么计谋？”

郑雷冷冷道：

“只要掌门人不是想暗算小可，搜上一搜又有何妨？”

松鹤更加怒容满面，喝道：

“你把本掌门看作什么人了？嘿嘿，要制你于死地，本掌门自信还用不到什么暗算！”

郑雷长笑道：

“那很好，请问掌门人，若搜不出怎么办？”

仙鹤道长冷冷道：

“若搜不出，你固然洗脱了嫌疑，本派也任凭施主处置！”

郑雷大笑道：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掌门人就派人来搜吧，小可希望贵派不至于太失望！”

说罢背负双手岸然屹立。

只见仙鹤道长目注场中法字十二剑，一打眼色，法音立刻飘身落于郑雷身前，长剑叮地一声，插入青石板缝中，沉喝道：

“施主，贫道得罪了！”

郑雷坦然一笑，高举双手，作出被搜的准备。

法音道人立刻上前，双手由上至下，由前至后一摸，脸色微现惑容，转身提起剑稟道：

“启稟掌门人，没有！”

这一声“没有”，使得仙鹤道长神色变了一变！

郑雷却微微一笑，得意地道：

“掌门人，现在该当如何？”

仙鹤道长沉思片刻冷冷地道：

“施主急什么？现在还未搜完哩！”

郑雷一笑道：

“小可现在孑然一身，除了观外尚有一座骑外，别无长物，掌门人称尚未搜完，不知还要搜些什么地方？”

微现困惑窘态的仙鹤道长但听完这番话后，目光陡然一亮，大声道：

“法音，将郑施主门外那匹坐骑牵入观中。”

法音道人立刻一声应诺，飘身掠出观外。片刻蹄声得得，赤兔追风驹已被牵入场中。

郑雷冷眼旁观，他要看看仙鹤道人在这匹马身上怎样搜法。

只见仙鹤道长又扬声道：

“解下马鞍，仔细检查一下！”

法音立刻依言解下马鞍，翻过来一看，顿时急促大声道：

“启禀掌门人，‘金光匕’果然在鞍中！”

此言一出，郑雷脑中轰然一声，如受雷击，脸色顿时大变！

他不相信马鞍中会藏着武当传代镇山之宝“金光匕”！

但目光瞬处，却见法音已从鞍中取出一柄金光耀眼、连剑带鞘、长仅五寸的一柄短剑，举剑当场一扬，昭示了一下，立刻奔到台阶下，双手一捧，恭敬地呈给仙鹤道长。

这刹那，郑雷努力镇静了一下心神，脑中飞快地忖道：

“若说半月前在嵩山，那个神秘青衣女子就把这柄武当镇山之宝放入马鞍中，实在不可能，因为武当失剑不过七天，那么必是在半途中，趁自己不注意下的手，究竟是在何处，‘花衣死神’才派人栽赃嫁祸的呢？”

郑雷想来想去，想不出地点来！

盖因他一路晓行夜宿，赤兔追风驹寄在客棧马槽里，自无法注意有人在夜里暗暗动了手脚。

他正自苦思，仙鹤道长已冷笑道：

“郑雷，赃证俱全，你还有何言狡辩？”

郑雷愤怒地大声道：

“区区根本未上过武当，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这一切全是那‘花衣死神’魔头所陷害！”

仙鹤道长狂笑道：

“既敢作，就敢为，东西在你身上，何必又把事情推在别人头上。”

郑雷此刻已知道辩也无用，心一横，也豁了出去，沉声道：

“真象自有明白的一天。现在请问掌门人作何处置？”

仙鹤道长脸寒如霜，峻声道：

“失物已经追回，本掌门现在给你两条路！”

郑雷冷冷道：

“哪两条？”

仙鹤道长道：

“一条是生路，另一条是死路！”

郑雷道：